



# 胡適文存

## 寄陳獨秀

獨秀先生足下：

二月三日，曾有一書奉寄，附所譯『決鬥』一稿，想已達覽。久未見『青年』，不知尙繼續出版否？今日偶繙閱舊寄之貴報，重讀足下所論文學變遷之說，頗有鄙見，欲就大雅質正之。足下之言曰：『吾國文藝猶在古典主義理想主義時代，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。』此言是也。然貴報三號登某君長律一首，附有記者按語，推爲『希世之音』。又曰：『子雲相如而後，僅見斯篇；雖工部亦祇有此工力，無此佳麗……吾國人偉大精神，猶未喪失也。』於此徵之，細檢某君此詩，至少凡用古典套語一百事……中如「溫腸延犀燼」此

句若無誤字，即爲不通。劉招香桂英，「不堪追素孔，祇是怯黔羸。」（下句更不通。）「義皆攀尾柱，泣爲下蘇坑。」「陳氣豪湖海，鄒談必稗瀛。」在律詩中，皆爲下下之句。又如「下催桑海變，西接杞天傾。」上句用典已不當，下句本言高與天接之意，而用杞人憂天墜一典，但不切，在文法上亦不通也。至于「阮籍曾埋照，長沮亦耦耕。」則更不通矣。夫論語記長沮桀溺同耕，故曰「耦耕」。今一人豈可謂之「耦」耶？此種詩在排律中，但可稱下駟。稍讀元白柳劉（禹錫）之長律者，皆將謂貴報案語之爲厚誣工部而過譽某君也。適所以不能已於言者，正以足下論文學已知古典主義之當廢，而獨嘖嘖稱譽此古典主義之詩，竊謂足下難免自相矛盾之誦矣。

適嘗謂凡人用典或用陳套語者，大抵皆因自己無才力，不能自鑄新辭，故用古典套語，轉一灣子，含糊過去，其避難趨易，最可鄙薄。在古大家集中，其最可傳之作，皆其最不用典者也。老杜「北征」「何等工力！然全篇不用一典。」（其「不聞殷周衰，中自諫襄妲」二語乃比擬非用典也。）其「石壕」「羌村」諸詩亦然。韓退之詩亦不用典。白香山「琵琶行」

全篇不用一典。『長恨歌』更長矣，僅用『傾國』『小玉』『雙成』三典而已。律詩之佳者，亦不用典。堂皇莫如『雲移雉尾開宮扇，日映龍鱗識聖顏。』宛轉莫如『豈謂盡煩回紇馬，翻然遠救朔方兵。』纖麗莫如『夢爲遠別啼難喚，書被催成墨未濃。』悲壯莫如『永夜角聲悲自語，中天月色好誰看。』然其好處，豈在用典哉？（又如老杜『聞官軍收河南河北』一首，更可玩味。）總之，以用典見長之詩，決無可傳之價值。雖工亦不值錢，況其不工，但求押韻者乎？

嘗謂今日文學之腐敗極矣：其下焉者，能押韻而已矣。稍進，如南社諸人，夸而無實，濫而不精，浮夸淫瑣，幾無足稱者。（南社中間亦有佳作。此所譏評，就其大概言之耳。）更進，如樊樊山、陳伯嚴、鄭蘇盦之流，視南社爲高矣，然其詩皆規摹古人，以能神似某人某人爲至高目的，極其所至，亦不過爲文學界添幾件贗鼎耳，文學云乎哉！

綜觀文學墮落之因，蓋可以『文勝質』一語包之。文勝質者，有形式而無精神，貌似而神虧之謂也。欲救此文勝質之弊，當注重言中之意，文中之質，軀殼內之精神。古人曰：

『言之不文，行之不遠。』應之曰：若言之無物，又何用文爲乎？

年來思慮觀察所得，以爲今日欲言文學革命，須從八事入手。八事者何？

一曰，不用典。

二曰，不用陳套語。

三曰，不講對仗。（文當廢駢，詩當廢律。）

四曰，不避俗字俗語。（不嫌以白話作詩詞。）

五曰，須講求文法之結構。

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。

六曰，不作無病之呻吟。

七曰，不摹倣古人，語語須有個我在。

八曰，須言之有物。

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。

此八事略具要領而已。其詳細節目，非一書所能盡，當俟諸他日再爲足下詳言之。

以上所言，或有過激之處，然心所謂是，不敢不言。倘蒙揭之貴報，或可供當世人士之討論。此一問題關係甚大，當有直言不諱之討論，始可定是非。適以足下洞曉世界文學之趨勢，又有文學改革之宏願，故敢貢其一得之愚。伏乞恕其狂妄而賜以論斷，則幸甚矣。匆匆不盡欲言。卽祝撰安。

胡適白。  
民國五年十月。



# 文學改良芻議

今之談文學改良者衆矣，記者末學不文，何足以言此？然年來頗於此事再四研思，輔以友朋辯論，其結果所得，頗不無討論之價值。因綜括所懷見解，列爲八事，分別言之，以與當世之留意文學改良者一研究之。

吾以爲今日而言文學改良，須從八事入手。八事者何？

- 一曰，須言之有物。
- 二曰，不摹倣古人。
- 三曰，須講求文法。
- 四曰，不作無病之呻吟。
- 五曰，務去爛調套語。



六曰，不用典。

七曰，不講對仗。

八曰，不避俗字俗語。

一曰，須言之有物。

吾國近世文學之大病，在於言之無物。今人徒知『言之無文，行之不遠』而不知言之無物，又何用文爲乎？吾所謂『物』，非古人所謂『文以載道』之說也。吾所謂『物』，約有二事：

(一) 情感。詩序曰：『情動於中而形諸言。言之不足，故嗟歎之。嗟歎之不足，故詠歌之。詠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也。』此吾所謂情感也。情感者，文學之靈魂。文學而無情感，如人之無魂，木偶而已，行尸走肉而已。(今人所謂『美感』者，亦情感之一也)

(二) 思想。吾所謂『思想』，蓋兼見地、識力、理想三者而言之。思想不必

皆賴文學而傳，而文學以有思想而益貴；思想亦以有文學的價值而益貴也。此莊周之文，淵明老杜之詩，稼軒之詞，施耐菴之小說，所以夔絕千古也。思想之在文學，猶腦筋之在人身。人不能思想，則雖面目姣好，雖能笑啼感覺，亦何足取哉？文學亦猶是耳。

文學無此二物，便如無靈魂無腦筋之美人，雖有穠麗富厚之外觀，抑亦末矣。近世文人沾沾於聲調字句之間，既無高遠之思想，又無真摯之情感，文學之衰微，此其大因矣。此文勝之害，所謂言之無物者是也。欲救此弊，宜以質救之。質者何？情與思二者而已。二曰不摹倣古人。

文學者，隨時代而變遷者也。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：周秦有周秦之文學，漢魏有漢魏之文學，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學。此非吾一人之私言，乃文明進化之公理也。卽以文論，有尚書之文，有先秦諸子之文，有司馬遷班固之文，有韓柳歐蘇之文，有語錄之文，有施耐菴曹雪芹之文。此文之進化也。試更以韻言之：擊壤之歌，五子之歌，一時期也；三百

篇之詩，一時期也；屈原荀卿之騷賦，又一時期也；蘇李以下，至於魏晉，又一時期也；江左之詩流爲排比，至唐而律詩大成，此又一時期也；老杜香山之「寫實」體諸詩（如杜之石壕吏，羌村，白之新樂府），又一時期也；詩至唐而極盛，自此以後，詞曲代興，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，此詞之一時代也；蘇柳（永）辛姜之詞，又一時代也；至於元之雜劇傳奇，則又一時代矣；凡此諸時代，各因時勢風會而變，各有其特長，吾輩以歷史進化之眼光觀之，決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於今人也。左氏史公之文奇矣，然施耐菴之水滸傳視左傳，史記，何多讓焉？三都兩京之賦富矣，然以視唐詩，宋詞，則糟粕耳。此可見文學因時進化，不能自止。唐人不當作商周之詩，宋人不當作相如子雲之賦，——即令作之，亦必不工。逆天背時，違進化之跡，故不能工也。

既明文學進化之理，然後可言吾所謂「不摹倣古人」之說。今日之中國，當造今日之文學，不必摹倣唐宋，亦不必摹倣周秦也。前見「國會開幕詞」有云：「於鑠國會，遯晦時休。」此在今日而欲爲三代以上之文之一證也。更觀今之「文學大家」文學下規

姚會，上師韓歐；更上則取法秦漢魏晉，以爲六朝以下無文學可言。此皆百步與五十步之別而已，而皆爲文學下乘。卽令神似古人，亦不過爲博物院中添幾許『逼真贗鼎』而已，文學云乎哉！昨見陳伯嚴先生一詩云：

濤園鈔杜句，半歲禿千毫。所得都成淚，相過問奏刀。萬靈噬不下，此老仰彌高。胸腹回滋味，徐看薄命騷。

此大足代表今日『第一流詩人』摹倣古人之心理也。其病根所在，在於以『半歲禿千毫』之工夫作古人的鈔胥奴婢，故有『此老仰彌高』之歎。若能洒脫此種奴性，不作古人的詩，而惟作我自己的詩，則決不致如此失敗矣。

吾每謂今日之文學，其足與世界『第一流』文學比較而無愧色者，獨有白話小說（我佛山人，南亭亭長，洪都百鍊生，三人而已。）一項。此無他故，以此種小說皆不事摹倣古人，（三人皆得力於儒林外史，水滸，石頭記。然非摹倣之作也。）而惟實寫今日社會之情狀，故能成真

正文學。其他學這個，學那個之詩古文家，皆無文學之價值也。今之有志文學者，宜知所

從事矣。

三曰須講文法。

今之作文作詩者，每不講求文法之結構。其例至繁，不便舉之，尤以作駢文律詩者爲尤甚。夫不講文法，是謂『不通』。此理至明，無待詳論。

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。

此殊未易言也。今之少年往往作悲觀，其取別號則曰『寒灰』、『無生』、『死灰』。其作爲詩文，則對落日而思暮年，對秋風而思零落，春來則惟恐其速去，花發又惟懼其早謝。此亡國之哀音也。老年人爲之猶不可，况少年乎？其流弊所至，遂養成一種暮氣，不思奮發有爲，服勞報國，但知發牢騷之音，感喟之文；作者將以促其壽年，讀者將亦短其志氣。此吾所謂無病之呻吟也。國之多患，吾豈不知之？然病國危時，豈痛哭流涕所能收效乎？吾

惟願今之文學家作費舒特 (Fichte)，作瑪志尼 (Mazzini)，而不願其爲賈生、王粲、屈原、謝皋羽也。其不能爲賈生、王粲、屈原、謝皋羽，而徒爲婦人醇酒喪氣失意之詩文者，尤卑卑不

足道矣！

五〇務去爛調套語

今之學者，胸中記得幾個文學的套語，便稱詩人。其所爲詩文處處是陳言爛調，「蹉跎」，「身世」，「寥落」，「飄零」，「蟲沙」，「寒窗」，「斜陽」，「芳草」，「春閨」，「愁魂」，「歸夢」，「鶻啼」，「孤影」，「雁字」，「玉樓」，「錦字」，「殘更」……之類，累累不絕，最可憎厭。其流弊所至，遂令國中生出許多似是而非，貌似而實非之詩文。今試舉吾友胡先驥先生一詞以證之：

「熒熒夜燈如豆，映幢幢孤影，凌亂無據。翡翠衾寒，鴛鴦瓦冷，禁得秋宵幾度？」

么絃漫語，早丁字簾前，繁霜飛舞。裊裊餘音，片時猶繞柱。」

此詞驟觀之，覺字字句句皆詞也，其實僅一大堆陳套語耳。「翡翠衾」，「鴛鴦瓦」，

用之白香山長恨歌則可，以其所言乃帝王之衾之瓦也。「丁字簾」，「么絃」，皆套語也。此詞在美國所作，其夜燈決不「熒熒如豆」，其居室尤無「柱」可繞也。至於「繁霜飛

舞，則更不成話矣。誰曾見繁霜之「飛舞」耶？

吾所謂務去爛調套語者，別無他法，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親見親聞所親身閱歷之事物，一一自己鑄詞以形容描寫之；但求其不失真，但求能達其狀物寫意之目的，即是工夫。其用爛調套語者，皆懶惰不肯自己鑄詞狀物者也。

六。不用典。

吾所主張八事之中，惟此一條最受朋友攻擊，蓋以此條最易誤會也。吾友江亢虎君來書曰：

「所謂典者，亦有廣狹二義。館釘獮祭，古人早懸爲厲禁；若並成語故事而屏之，則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，即文字之作用亦亡……文字最妙之意味，在用字簡而涵義多。此斷非用典不爲功。不用典不特不可作詩，並不可寫信，且不可演說。來函滿紙「舊雨」、「虛懷」、「治頭治脚」、「舍本逐末」、「洪水猛獸」、「發聲振聾」、「負弩先驅」、「心悅誠服」、「詞壇」、「退避三舍」

「滔天」、「利器」、「鐵證」……皆典也。試盡挾而去之，代以俚語俚字，將成何說話？其用字之繁簡，猶其細焉。恐一易他詞，雖加倍蕪而涵義仍終不能如是恰到好處，奈何……」

此論甚中肯要。今依江君之言，分典爲廣狹二義，分論之如下：

(一) 廣義之典非吾所謂典也。廣義之典約有五種：

(甲) 古人所設譬喻，其取譬之事物，含有普通意義，不以時代而失其效用者，今人亦可用之。如古人言「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」，今人雖不讀書者，亦知用「自相矛盾」之喻，然不可謂爲用典也。上文所舉例中之「治頭治脚」、「洪水猛獸」、「發聲振聾」……皆此類也。蓋設譬取喻，貴能切當，若能切當，固無古今之別也。若「負弩先驅」、「退避三舍」之類，在今日已非通行之事物，在文人相與之間，或可用之，然終以不用爲上。如言「退避」，千里亦可，百里亦可，不必定用「三舍」之典也。



(乙)成語 成語者，合字成辭，別爲意義。其習見之句，通行已久，不妨用之。然今日若能另鑄『成語』，亦無不可也。『利器』、『虛懷』、『舍本逐末』……皆屬此類。此非『典』也，乃日用之字耳。

(丙)引史事 引史事與今所論議之事相比較，不可謂爲用典也。如老杜詩云，『未聞殷周衰，中自誅褒姒』，此非用典也。近人詩云，『所以曹孟德，猶以漢相終』，此亦非用典也。

(丁)引古人作比 此亦非用典也。杜詩云，『清新庾開府，俊逸鮑參軍』，此乃以古人比今人，非用典也。又云，『伯仲之間見伊呂，指揮若定失蕭曹』，此亦非用典也。

(戊)引古人之語 此亦非用典也。吾嘗有句云，『我聞古人言，艱難惟一死』。又云，『嘗試成功自古無，放翁此語未必是』。此乃引語，非用典也。